

民間文學叢書

陝北民歌選

何其芳選輯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主編

海燕書店刊行

目 次

凡例	1
----	---

論民歌（代序）	4
---------	---

第一輯 攪工調

攪工調（一）	41
--------	----

攪工調（二）	43
--------	----

攪工調（三）	46
--------	----

父子攪工	48
------	----

二月裏來打過春	52
---------	----

正月出去二月來	54
---------	----

吆號子（一）	56
--------	----

吆號子（二）	58
--------	----

吆號子（三）	59
--------	----

打夯歌	60
-----	----

腳夫調	61
-----	----

船夫曲	62
-----	----

第二輯 藍花花

藍花花	65
-----	----

臘月梅花香	69
禿子尿牀	72
媳婦受折磨	75
公公賣媳婦	77
打夥計	79
迎春攬工	88
走西口	91
盼五更	94
送大哥	97
凍冰	99
探家	101
蟠龍街	104
女娃尋漢	108
店家失女	110
舅舅捨外甥	112
掏苦菜	114
小寡婦上墳	116

第三輯 信天遊

信天遊(一)	121
信天遊(二)	153
信天遊(三)	159

第四輯 劉志丹

劉志丹	165
馮、吳、米脂縣	169

打開米脂城	170
打桃鎮	171
打南溝岔	172
打開清澗城	174
打開甘谷驛	178
打開延安城	181
打鎮靖城	182
打寺兒畔	184
紅軍打屈縣長	185
艾團長	188
有一個楊連長	191
井岳秀	193
打晉軍	196
晉軍十二連	201
克許龜子孫	203
男女武裝起	206
三十匹馬隊兩桿號	208
地主坐下吃	211
天心順	214
有人來宣傳	216
婦女姐妹快起來	218
從前的禮法太古董	220
信天遊	222

第五輯 騎白馬

騎白馬	231
紅旗	233
自衛軍打日本	235
拖尾巴	237
三十里鋪	241
移民歌	245
勞動英雄王科	248
石明德	252
四季生產歌	254
反對信巫神歌	258
吆號子	262
拔兵小曲	266

附錄 曲調

第一輯曲調	279
第二輯曲調	290
第三輯曲調	308
第四輯曲調	319
第五輯曲調	331
重印瑣記	337

凡 例

一、我們編輯這個選集，不是單純爲了提供一些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的研究資料，而是希望它同時可以作爲一種文藝性質的讀物。我們選擇的標準是要求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可取之處。因此，從一千餘首陝北民歌中，我們只選了這樣一冊。

二、編選的範圍，大體以反映陝甘寧邊區一帶過去和現在的人民生活者爲主；但有些民歌雖說是從別的地方傳來，在邊區羣衆中已廣泛流行，並合乎上述標準的，我們也選了進去。因爲“陝北”一詞常常被拿來稱呼整個陝甘寧邊區，我們也就沿用了此名。

三、本選集共分五輯，前三輯爲舊民歌，後二輯爲新民歌。有個別民歌雖可能作於革命政權已建立後，但其內容完全是反映舊社會的生活者，仍分別編入前三輯中。第一輯“攬工調”，共十二首，其中反映了勞動人民被剝削的痛苦和他們的勞動生活。第二輯“藍花花”，共十八首，其內容大多數是反映封建社會裏的婦女的痛苦生活和歌

唱男女愛情的。第三輯“信天遊”，共二百九十三首，內分三類：（一）農民情歌二百三十三首；（二）不滿舊式婚姻者三十五首；（三）雜類。第四輯“劉志丹”，包括革命民歌二十四首，新內容的“信天遊”四十六首，差不多全是土地革命時期的新民歌。第五輯“騎白馬”，共十三首，主要是反映抗戰和邊區建設的，其中也有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暴露和詛咒。

四、對於每首民歌的寫定，我們採用了這樣的方法：以一種較完整的採錄稿為主，並參照其它採錄稿加以校正或註明；但有時幾種採錄稿都是零碎斷片，則不得已，只有斟酌合編。特別應當說明的，“信天遊”除前述第三輯第二類之外，其它絕大多數原來都是各自獨立，沒有連續性的；我們爲了閱讀方便，大致按內容加以分類和排列。又，有些民歌中的襯字襯語，凡夾在句中，讀起來不方便者，在正文中都從略。

五、除“信天遊”大多遍及陝甘寧邊區各地，且原採錄稿上也多未記有採錄地點，以致我們無法註明之外，其餘每首民歌後面，都註明了採錄地點。有些民歌的出處及作者，能够調查到的也註了一部份。全部民歌中的人名地名及語彙，也儘可能加了一些註釋。在這方面，魯迅文藝學院戲劇音樂系、文學系及延安中學的許多陝北同志

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但我們覺得這一工作做得還很不够，特別是關於土地革命的史實，註釋得很不充分。

六、材料的來源主要是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的同志們幾年來所採錄的歌詞，魯藝文學系和其它文藝團體的同志們也供給了我們一部份。這些材料部份地曾先後經過張松如、李雷、葛洛、厂民、魯藝、天藍、舒羣等同志的初步整理。全部歌詞的最後寫定、選擇、編輯以及註釋的工作則由何其芳負責，張松如、程鈞昌、毛星、雷汀、韓書田參加。附錄中的曲調是請魯藝戲劇音樂系的李煥之、張魯、馬可、劉熾等同志寫的。在這裏，一併記下他們的辛勞。

七、由於我們能力的限制，特別是對於陝甘寧邊區人民的風習和語言的生疏，在編選和註釋上的不妥不周之處，都誠懇地盼望讀者們指正。

一九四五年十月

論 民 歌（代序）

從高爾基的一篇論文裏，我們知道在沙皇的俄國，民間藝人的活動是被禁止的。十七世紀初葉以後，舊俄羅斯的教會和貴族就壓迫那些巡遊表演的民間藝人，並且命令對於膽敢唱他們的歌的農奴加以無情的鞭打。一直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還發生過一個鐵匠因為唱歌而受鞭打的事件。^① 中國的昔日的統治者在這一點上也是不謀而合。從北方的秧歌到南方的花鼓戲過去的官廳都總是禁止；有的地方還派人四出捉拿，叫作拿花鼓戲。滿清時候，廣西東蘭州的州官曾把幾個喜歡唱歌的少女捉來臉上塗

① 高爾基的這篇論文叫“論戲劇”。“高爾基文學論集”中有全篇譯文；另外，“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和“高爾基與民間文學”（見“高爾基研究年刊”）中都引用了我這裏所說的一段。但三種譯文有些地方都不相同，所以我這裏只略述其大意。對於高爾基的那些文學論文，是應該有很準確的使人可以放心引用的翻譯的。

漆，以示懲戒。但是，當地的歌聲並未因此消歇，反而產生了這樣一首抗議的歌：^①

天上大星管小星，
地上撫臺管軍門；
只有知府管知縣，
哪個管得唱歌人！

舊俄羅斯的教會和貴族爲什麼對於民間藝人及其藝術那樣深惡痛絕呢？高爾基的那篇論文沒有說明，只是提到那些民間藝人歌唱着關於“偉大的叛亂時代”的事件，關於農民暴動的領袖伊凡·波羅特尼可夫和斯忒潘·拉辛的故事。中國的昔日的統治者對於民間戲劇和民間歌曲所加的罪狀，則照例是“有

① 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定縣秧歌選”的“緒論”中，搜集者曾經說到“自前清以來……官廳曾經禁止演唱，但始終無效”；“序言”中又說在他們搜集的時候，“縣政府以爲秧歌有傷風敗俗的影響，提議禁止演唱”。一九二三年出版的“歌謠”第六號和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歌謠”第二卷第十三期，有文章說到“紹興秧歌的扮演，至於列入禁令”；在山西中部，也是“官廳方面普通認爲秧歌有傷風化，是要禁止的”。黃芝崗在“論花鼓戲的演變”（記得發表在“文哨”雜誌上）中說：“湖南在元宵節演唱花鼓戲，地方官照例出示嚴禁。湖北花鼓戲上街，地方官也時常派人捉拿，湖北人叫拿花鼓戲。”廣西東蘭州州官漆面懲戒愛歌少女故事，見“廣西特種部族歌謠集”中的一篇文章。

傷風化”或者“傷風敗俗”。

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特別長，中國過去的農民暴動的次數之多，規模之大，為世界各國所沒有。然而，除了著名的“水滸”的故事而外，其他歌頌歷史上的農民暴動的民間文學卻極少流傳至今。相反地，我所見到的一些民間戲劇中常常羈雜着相當大量的封建階級的思想。比如定縣的舊秧歌劇竟至有從二十四孝取材的“郭巨埋子”那一類極端宣揚封建道德的作品。^①但舊社會的統治者仍然覺得它很不“醇正”，常加禁止，這又是為什麼呢？我想，這絕不是偶然的，這主要是他們的鼻子嗅出了舊秧歌中仍然散發着勞動人民的粗獷的氣息，因而他們不能容忍的緣故。不管封建思想的統治怎樣森嚴，都並不能完全束縛住那些民間藝人。在定縣的舊秧歌劇中，一方面有按照封建階級的教科書編成的對於孝子節婦的表揚，但另一方面卻又女兒可以責罵父親，好女嫁不嫁二夫也還可以爭論；一方面出現着所謂清官，員外那樣一類人物，但另一方面卻又給他們以辛辣的諷刺；甚至在同一個戲裏面，一方面寫朱元璋還是一個窮人的

① “定縣秧歌選”共載舊秧歌劇四十八篇。根據我看過一遍的印象，裏面主題和題材不好以至很不好的約達四分之一，除“郭巨埋子”外，還有“安兒送米”，“丁郎尋父”，“鸞驢”，“四勸”，“莊周掘坎”等等都是。主題和題材較好的卻不過七八篇。

時候頭上有真龍出現，婦女們向他討封，但另一方面卻又一個丫環就敢故意把“龍恩”說成“驢恩”和“牛恩”。^①總之，雖說在今天看來，這種舊秧歌劇主題和題材都好的並不多，但就是在那些主題和題材並不怎樣好的作品裏面，也常常流露出來了一種蔑視封建階級的神聖的秩序和規矩的氣概。

民間文學的這種複雜矛盾的情況容易引起對於它的估價的分歧。有的人看到了沾染在它身上的封建思想，就強調它的落後和保守。有的人看到了它在本質上是勞動人民的意識形態，就給它以充分的肯定和讚揚。舊的民間文學既然是封建社會和半封建社會的產物，如果在它身上找不出封建階級的影響，那反而是奇怪的，不可想像的。要緊的是我們應該認

① 女兒可以責罵父母不止一例，但最潑辣的要數“楊二捨化緣”中的這樣一段罵父親的話：“你有眼不認金鑲玉，你拿蒼生金當黃銅！老娘死了我穿重孝，你老狗死了我身披大紅！我送靈送在大門外，我哭你三聲，我笑你三聲！”好女嫁不嫁二夫的爭論見“藍橋會”。那裏面竟至有這樣的話：“馬備雙鞍有好馬，女嫁八夫也為賢”。諷刺所謂清官的可舉“反堂”（即京劇中的“寶蓮燈”）中的一段話為例。這個官因為審問不清自己的兩個兒子的事情，他的老婆嘲笑他：“你審了一場糊塗，你審了一盆醬子……你居的什麼老婆官？”他自己解嘲道：“黎民百姓犯事，頭堂我審不清，二堂我審不明，三堂我給他個苦打成招。”定縣舊秧歌劇許多都是以所謂員外（即地主的漂亮稱號）為主角，但也有時把這些員外寫得不像人樣。寫朱元璋的戲叫“朱洪武放牛”。

識它的根本性質。我們平常所說的民間文學，主要是農民的文學。它或者以口頭的方式創作了出來，並以口頭的方式流傳和保存於農民中間——民歌，民間故事和一部分民間戲劇大概是這樣。它或者最初可能有藍本或腳本，但經過了長久的演唱，流傳，卻也帶上了許多口頭創作的色彩——另一部分民間戲劇大概是這樣。因此，我們對於民間文學，如果不是指它的某些部分而是概括全體來說，當然應該首先充分肯定它在內容上和形式上的種種優越的地方。

和民間戲劇比較起來，我覺得民歌又具有更濃厚的勞動人民的特點，更直接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思想，願望和要求。創作一個戲劇需要更多的條件，就不能有時借助於封建階級的故事和傳說，或者甚至由封建階級的知識分子來起草；而民歌，特別是抒情的民歌，這種形式最容易為不脫離生產的人們所掌握，並且常常是他們不吐不快的時候的產物，就自然很多都是真摯動人地抒寫勞動者的胸臆的作品了。

二

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與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在民歌中是有着直接的表現的。雖然數量不多，各個地方都可以搜集

到描寫僱農的生活的作品。四川有這樣一首民歌：

太陽落土四山花，
唱個山歌謝主家：
早上兩碗渣豆腐，
晚上又吃豆腐渣，
這個東家不做啦！

這像是打短工的農民的即興之作。塞北也有一首描寫打短工的生活的歌謠，說從清早做到夜晚，卻不過“末了一百銅元”。江西南昌的“長工歌”和福建長汀的“牧童歌”，卻從正月寫到臘月，寫出來了扛長工的生活更加痛苦。它們把地主的剝削也寫得更加露骨。臘月算賬的時候，工錢都被扣盡了。前一首最後一句說，“光身回家去過年”。後一首最後一句說，“倒找東君（東家）三百錢”。江蘇泰興的另一首“長工歌”，除了同樣敘述十二個月的被剝削被壓迫的生活而外，它的結尾更不止於辛辣的諷刺，而且表示出來了一種十分激烈的願望：

十二月長工十二月中，
長工被壓一年終。
長工吃苦沒處訴，
天公有限不放鬆：
半夜三更起把火，

把他銀子燒成錫，
把他金子燒成銅，
亂葬坑裏搭捲棚，
與我長工一樣同！^①

在平常的時候，這種願望是很難用農民自己的手去實現的，因此他們就不能不寄托於“天公”。這一類民歌中常用一些諷刺的語句，也是因為除非在“偉大的叛亂時代”，農民的憤怒很難直接發展為激烈的行動，就自然容易轉化為尖銳的諷刺。陝北有一首“攪工調”就把諷刺和憤怒這兩者巧妙地交織在一起。掌櫃的打爛了甕說還有用處，夥計打爛了甕卻要挨頭子。掌櫃的把夥計叫起來，說天已大明，但事實上卻是黑洞洞的半夜。這首民歌最後說出了所有當長工的人的痛心話：“子子孫孫再不要攪工！”但是，陝北另一首“攪工調”卻又根據舊社會的僱農的實際命運對這個願望作了殘酷的回答：“不攪長工不能行，窮

① 塞北那首歌謠全文如下：“清早下地，夜晚歸還，三頓黍米乾飯；用盡了多少精力，出透了多少血汗；晒得皮膚漆黑，滿臉生煙，末了一百銅元。”見“歌謠”第二卷第二十九期。這可能不是配着曲調唱的，所以稱它為歌謠。江西南昌的“長工歌”（“歌謠”第二卷第三十期）和福建長汀的“牧童歌”（過去抄錄，未記出處）兩篇都相當長，全文不錄。江蘇泰興的那首“長工歌”見“江蘇歌謠集”第二輯。“捲棚”原記作“卷棚”。

漢脖子裏沒有僵筋！”^①

我們必須記住這樣一個事實，這些民歌都是舊社會的產物。這些民歌產生的時候，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運動還沒有出現。因此，我們不要以為這是響着悲觀的絕望的音調，相反地，應該從這裏面看到農民對於當時的現實的清醒的認識，並且感到他們的反抗的情緒和潛在的力量。這就像是閃耀在黑暗裏的火種一樣，有一天在新的條件之下燃燒起來，就可以成為堅持十年，堅持二十年，並且最後終於解放全中國的以農民為主要力量的人民革命戰爭，就可以表現出在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以及解放戰爭時期產生的新民歌所顯示的那種革命氣概。

除了直接反抗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而外，民歌又往往說出了一些只有勞動人民才容易發現的真理。陝北的兩個舊秧歌片段，“二月裏來打過春”和“正月出去二月來”，都是描寫農夫在地裏勞動，後來他們的婆姨送飯來了，一個是丈夫嫌飯作得不好，“浮起生，底裏爛，當中夾着糊巴飯”，一個是丈夫嘲笑他的婆姨“頭不梳來臉不洗，行路好像男兒漢”。這種責難都由民歌的作者替農婦作了很好的辯護：既要檢柴，又要擔水，既要推磨子碾子，又要管啼哭的娃娃，哪裏有閒工夫細炒飯，哪裏有閒工夫巧打扮！這都是

① 兩首“攪工調”見本書。以後所講到的陝北民歌，凡不加註明者均見本書。

尖銳地道破了這樣一個事實，在舊社會裏，舒服的生活和漂亮的裝飾都是只有那些有閒階級的人才能獲得。陝北、山西和河北都流行的一個小調，“誇老婆”，也是寫丈夫嘲笑他的老婆之邇遑。頭髮亂如麻，鬢角虱子可以一把把抓，衣服很髒，褲子又破。但是，最後嘲笑到她的脚大手大的時候，民歌的作者又借農婦的嘴來作了有力的駁斥：“我的脚大手大哪怕啥，能給你抓糞打土疙瘩！”這也是明確地提出來了一個勞動人民衡量婦女的標準，完全不同於剝削階級把婦女當作玩具的標準。陝北還有一首“十等物”，從內容看來它是產生得比較晚的民歌。裏面說到了電線，學校，槍砲，汽船，火車，汽車，飛機，自行車，人力車，機器等新事物。這首民歌表現出來了農民對於這些新事物有些驚奇又有些不理解，但是，他們卻也看出了一個在舊社會裏極其本質的道理。這首民歌最後說：“十等物件都造全，各樣都是百姓錢；年年他把款子要，逼的百姓實可憐！”^①

應該充分估計這些民歌的價值。在舊民歌中，這些都是很高的思想性的表現。農民在過去的社會裏被剝奪了掌握文化知識的可能，又那樣緊緊地被束縛在地主的土地上或者他們自己的小片土地上，而

① “誇老婆”，過去抄的全文已遺失，記得也是魯藝音樂系的同志們在陝北搜集到的。在山西或河北搜集到的，又名“邇遑老婆”，詞句不完全相同。“十等物”未選入“陝北民歌選”。